

一早一晚还是有雨

王大米 2019-12-22
23:52

今天的天空没有很明朗，阴沉沉的，树上挂的几个柿子红透了，仔细一看，有些只剩下一层残皮，有些悄悄烂掉了。飞来一群麻雀，欢天喜地地乱啄一通，飞走时，树上的残皮越发透明了。

北京已经下了两场雪，下雪的时候最是明朗。那天大家很兴奋，到处奔走相告，我爬下床，趁着月光打开窗，一片寂静，看不到飘荡的雪花，但是仿佛可以听到它们掉在地上很踏实的声音。第二天醒来，所有空间都填充了明亮的白光，树梢上、墙角边、明晃晃的白色令人想起深厚的雪和新鲜的冬日愉悦。

有人说，南方人写不出诗，习惯于长青的四季好像对世界的感受也要愚钝一些。但是北方人不一样，到了严寒的冬季，就会思索，呵着白气念出自己的诗。

“我提着枪，跑遍了这座城市，挨家挨户寻找我的新娘。”

在冬季，我们更乐意听到“民族国家”这样的字眼，更容易喊出燥热夏日不会感觉到的热忱。古老枫树的凝视下，我们看着树叶变黄，在冬季阳光下明亮无比。

冷风中我们竭尽脑力讨论所谓的权力意志，追问柏拉图所预想的理想国，也会在那么一两个无聊的词汇里面耸耸肩，相视大笑，去它的理性。

当然人们也会把手伸入恋人的衣袋里，但是冬日人们不谈论热气腾腾的火锅，会把话题引向记忆中的寒冷时刻，捧着彼此一两句温暖的话过冬。

我的一个老朋友过来了，来自南方。这里我不想贬低故乡，只是觉得北京可爱了一些，更能够呼吸一些。我的朋友很好，只是言语中我们只能说说他的工作，只能围在柴米油盐中狼狈不已。我想说理想和学术，我想说出热忱和自由，但是空气被凝视冻住，朋友也试着理解，只是我自己都觉得可笑，去讨论这个话题，过去的我出现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交谈。

我想要交谈，一个陌生人凑过来，他说在看父与子，在看猎人笔记，于是我狂喜，跟他讲我所知道的那些东西，即使我讲不出我眼睛所接触到的惊人的美，可是我依旧满足。另一个陌生人说，陀氏是他看了之后可以一夜睡不着的。这样的话总是令我震惊，忍不住发呆和惊叹。

我告诉妹妹，也许我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环境，即使有时候我常常感到愁闷，即使我常常不知道如何表达压抑，但是我发现至少我还可以呼吸，等到我回家，和最亲的父母呆在一起，我是开心的。可是一旦我听见外面的话语，我就忍不住想要跑回房间。

也许这样仍旧可笑得很。